



韩羽

我梦我的

韩羽

小时手捧《红楼梦》,就像捧着高粱面黑窝窝头,嚼来嚼去,咽不下去。这很正常,小孩子怎能看得懂呢,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年,开始咂摸出点滋味来了。记得那时在文工团,从北京分配来了几个大学毕业生,有个女毕业生,瞅见我衣服口袋里装着一本《红楼梦》,立即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意思我也立即明白了,在她眼里的《红楼梦》也就是“黄”楼梦。

1954年《文艺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了《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评。红学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以及与文化沾边或不沾边的界,人人争说《红楼梦》,《红楼梦》红遍全国。

仍记得我们文化局的一位老局长,在台上做报告,引述黛玉小姐的一句话:“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我可占了大便宜了,没花一分钱,白得了一大摞书。诸如《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红楼梦辨》《红楼梦资料选辑》《胡适红楼梦研究论全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我像老牛吃草,把它们全给囫圇吞枣了。牛是反刍动物,我也像牛一样“倒嚼”,多年来总将它们嚼来嚼去,说来也怪,嚼来嚼去的结果,过去看着本是红的,现在怎么看怎么像是紫的了。我的这本《我读红楼梦》就是这么“倒嚼”出来的。

再说说我画《红楼梦》人物,打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和漫画打交道,把报刊上的漫画印刷品,放大复制到街头巷尾的墙壁上(即涂刷大标语,被调侃为“泥墙工”),后来调到报社做漫画编辑,必须是个好作者。顺理成章:由漫画编辑成了漫画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弦易辙,到了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当教师,课余,闲得无聊,重为“冯妇”,又拾起画笔。八成是这时的《红楼梦》之于我,也如顾恺之吃甘蔗,渐入佳境了。忽然那了门儿,本是画惯了丑人丑事的我,一心想画美女美男了。第一个描画对象就是林黛玉,当拿起画笔一较真儿,才发现,被人们一画再画的“黛玉葬花”,就画理讲,实是不适于入画。正如刘勰说的那句话:“才非短长,理自难耳。”只好割爱,让林黛玉不再去“葬花”,而是“葬诗魂”了。

这幅画引起了红学家冯其庸的兴趣,他来信说,他从朋友处看到了《冷月葬诗魂》(他当时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组组长)和我商量,打算借调我给正在核定中的《红楼梦》一书插图。正中下怀,经双方单位协商结果,我成了红楼梦组的借调人员,红学家群里混进了个画匠。

红楼梦组的办公地点,是恭王府里的西厢院,据说是《红楼梦》书中的贾母的起居处,按图索骥,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夜晚闲步,月满中庭,恍恍然不知今夕何夕,而是“梦”中了。西厢院后面,一列楼房,名为九十九间半,是文学艺术研究院各部门的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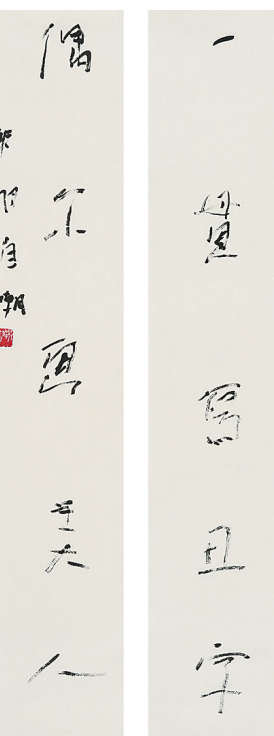
处,友人华夏、毕可官也在那楼上,闲暇时,常去他们那儿喝茶聊天,开窗北望,就是恭王府花园。红学家周汝昌考证,说曹雪芹写大观园就是以这个园子为蓝本。我则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近水楼台之便,没少买通守门人,混进来过过“梦”中瘾(那时,此园不对外开放)。话说远了,且说那插图,借调两年,画插图十八幅。对王熙凤顿笔兴叹,付之阙如。出版方的某出版社发话了,是插图作者应由出版社拍板确定,作为作者方的单位这么做,似是越俎代庖了。我一听这话,立即打道回府,拜拜了。

也是在那时,常常走访艺坛师友,老前辈钟惦章翻《红楼梦》人物草图边说:“你画《聊斋志异》插图最合适了,不要再画红胡子大花脸了,再画就和你绝交。”漫画大师华君武说:“只在笔墨上做功夫,是没有出路的,应继续画你的漫画。”这话确是至理,仅仅是玩笔墨,大笔一挥,固然淋漓痛快,然而这并非绘画的全部。而漫画虽被有些人看作末技,上不了档次。可是它所具有的“幽默”,往往是作者“为了逗人一笑,自己憋得想哭”,这表明漫画的构思,最能锻炼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且看绘画大师齐白石,他的《他日相呼》《不倒翁》《小鱼都来》等画幅,哪一幅的物象中,不都饱含着创造性的思维所闪射出的智慧火花——幽默?还是这“幽默”起的重要作用,才使他的这些作品成了经典。

米谷前辈,瘫痪在床,口不能言,比比画画,使我明白了是在问我《红楼梦》画得怎样了。大诗人艾青,“老僧只说家常”,边翻着《红楼梦》人物草图边指着我自制的画筒说:“你应该再往上画点图案。”我说:“是的,回去就画。”他又说:“这筒子上画图案,背着它走在街上,更像个唱道情的了。”请王朝闻老前辈看草图,是在沙滩的一座办公楼里,刚刚下了班,无人打扰。我早已读过不少他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没想到我的几幅《红楼梦》草图,触发了他的谈兴。如何我对这次谈话的感想,我可以更早些年在天津美协的小会议室里就听过他的讲话,他是在讲台上讲,我们是在台下听,那一次是吃的“大锅饭”,这一次是为我开了个“小灶”,何其幸哉!再说不算题外的题外话。李希凡、蓝翎那时是山东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学生,仍系青年。缘于此,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两个小人物”。别看有个“小”字,分量却不小,大得很。《红楼梦》之所以人人争说,就是这“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后来“小人物”之一蓝翎,由于某种机缘,我们相识了,大哥二哥麻子哥了。有一天在一起喝酒,我说:“和你还不相识时,就曾沾过你的光。”他一怔,我说:“毛主席不是说过你和李希凡是‘两个小人物’的么。”就是这句话,推动起全国各行各业要重视、培养新生力量。于是普降甘霖于所有小人物的身上,而我由此成为全河北省美术工作者中第一个被批准为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本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事,不是也沾上边儿了么。

非我寻梦 梦寻我

聚焦韩羽《我读红楼梦》



韩羽自嘲

近日,韩羽先生又出新作《我读红楼梦》。翻开目录,先是一喜:《林黛玉与〈西厢记〉》《宝玉吃酒焙茗醉》《史湘云“咬舌头”》……嗯,这人这事,熟;后是一奇:《凤姐与曹操》《为赵姨娘说几句》《采访平儿》……这题目如同哑谜,藏着各种莫名其妙以及风马牛不相及啊;再是一乐:《越说越放屁》《爬了,也是黑豆》《打小报告,也是有赚有赔》……这也过于通俗易懂了,名家做文咋不端着点;最后一瞪眼儿:《薛潘怕人瞧他妹妹》《人尽可夫的林黛玉》……这说的都是啥?带着一肚子的大小疑问,登门请教韩羽先生。他说,咱还是庖丁解牛,小地开口儿,细处落笔解解疑吧!另外,也讲讲我和红楼“梦”中诸君的缘分,读者也权且一听一乐一琢磨!

河北日报记者 韩莉 史晓多

记者:看目录,您这些文章的标题都很有意思,但是最打眼的还是《采访平儿》,现代读者和平儿直接对话,这是穿越了么?

韩羽:采访平儿这个写法确实很有意思,让人看起来很逗趣。这一类的写法我给起了个名,叫“错位”。好比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了,你说的话我替你说了,应该我说的你说了。古今小说里边,这种写法很多,也可以说古人在各个艺术领域都用过。宋朝的辛弃疾,有一句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看这个青山真好,真美,真妩媚,我在想这个青山看我我应该也能这么好,这么美吧。

在艺术欣赏当中,有一个词叫“审美愉悦”,审美愉悦到极点,就是物我两忘。辛弃疾跟青山比,青山是“物”,他是“我”,等到“我看青山多妩媚”,这个时候已经分不清谁是“物”谁是“我”了。我看他好,他看着我也好,这就是物我两忘。只有这个时候,这个审美才最美,所以辛弃疾说了,我就是那个物,我就是最远的青山,青山也就是我了,这也是错位。

“错位”可以唤起人的审美愉悦。如果理解这个了,你再看看平儿,她从书中款款而出,走到读者群里,读者走进书里边去,两个人错位开谈,采访起来了。这种方式给人的效果,比不错位要亲切得多。

记者:《似此又彼》里的故事多次听您讲起,这“长叹之声”到底有人还是没人,只能是一宗悬案吧?这个别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您为啥偏偏选中它大做文章?

韩羽:贾珍全家在他后花园庆中秋,正高兴的时候,听墙外也不知道是谁的一声叹息,这一声了不得,吓得很多人反应就来了,尤氏认为“是墙外边家里人”,贾珍说“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感慨,《红楼梦》里这声叹息,用得极好。绘画是形象艺术,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看得见摸得着,语言艺术有时候则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长叹之声,弄得神乎、怪异,“悚然”之感立现,就是这样的四个字,让人浮想联翩,到底是谁在叹息,始终让人弄不清,终究是叹息贾家完蛋了,是祖宗在叹息,或者别人替他的祖宗在叹息,贾家都要完,你看你们还在胡来,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一个事情,根据不同艺术形式,要选择适合自己艺术特点的手段去表现,而不能够比着葫芦画瓢。比如《红楼梦》连续剧,这一段也处理得极好,在这热闹非常之时,如果也只是一声叹息,早被嘈杂之声淹没了,电视剧里处理成这个门,一下开了,一下关了;一下关了,一下又开,这效果跟一声叹息不一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即使我不学画,也不写小说,也要学会欣赏艺术,你懂了这些道理以后,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

记者:您这本书中多篇写到王熙凤,但最经典的一篇我以为还是《凤姐与曹操》,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因为在对人对事上这一出一,摆在一起看竟然无比和谐,最有意思的是结尾,到“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还可以理解,咋最后还成了“想凤姐是为的笑凤姐,笑凤姐是因了从自己身上也看到了凤姐”呢?

韩羽:其实我们读任何文学作品,爱看的人物形象,都是因为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看见自己就亲切,看不见自己就认为无味、陌生。比如说《三国演义》里,曹操有一段众人皆知的事情,他行刺董卓未遂,“卓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犯者抄斩”,曹操逃出城外,宿居于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好意去为其打酒,去未归,曹操起了疑心,误杀其全家,惭愧逃走时,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略作犹豫还是将其砍于驴下……这个时候读者的情绪很容易跟着驴走,不禁会问,明明是错杀,为什么还要再害人,这不是用罪恶掩盖罪恶吗?可是你再细品,曹操比我们普通人想得深,剑下留人,就是海海深仇,自己后患无穷,因此,这个时候杀与不杀只取决于人的品性,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小人则只为一己私

利而行,所以在这一点上,每个读者都会暗暗想到自己,再对照他,反复关照之中,这曹操也就有了人情味。再说凤姐,机关算尽,本意是要折腾死尤二姐,到最后身不由己,变成一心一意要杀张华,你说是不是可悲可笑。再想想凤姐做的那些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类似的思路,只是“为”和“不为”的区别。这便是你所困惑的“想凤姐是为的笑凤姐,笑凤姐是因了从自己身上也看到了凤姐”。

记者:《花气袭人知昼暖》是让我特别有触动的一幅画,特别是镜子中的眼睛,看的人后背冷飕飕的。在《我画〈红楼梦〉人物》当中有一篇《花袭人》,最后一句:袭人之“袭”,其庶几乎?怎么讲?

韩羽:这就是我画花袭人这幅画的想法。从背后给你一下子这叫偷袭,偷偷摸摸,趁其不备而攻之,花袭人就是干这个,她表面上不露声色,背后做文章。陆游有句诗“花气袭人知昼暖”,贾宝玉给她起名便是从此处来的,本来很有意境,没想到她干的是经常背后打小报告的事。《红楼梦》中很少看到她背后有闲言碎语,几乎很难寻到她破绽,然而好多事慢慢就暴露出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谁都弄不清,所以袭人很难画。我就根据她这一特点构思这幅画:前边罩一层红纱帐,她的形象就模模糊糊了,待画完她以后再弄一层红布,从红布里凸显出她来,这就是她随时隐至暗处的象征意义。再看她在暗处干什么呢?表面上是在擦镜子,干的也是一个丫头的擦擦抹抹的分内事,然而她的眼睛出现在镜子里,悄悄地通过镜子窥视自己背后的动静,这不就是偷窥吗。这一点就看出这个人心眼子多。其庶几乎?就是说,我用这个画法来表现花袭人的特点,大概差不多吧!

记者:再说凤姐,书中唯一收录的一幅不是您的画作就是《叶浅予画凤姐》,画里这个小辣椒您用了“逸笔草草”来形容,这是这幅画在您心里格外不同的地方吗?同时我在您描述“两溜青蒿”的时候也多次用到“逸笔草草”这个词,这种“天然之趣”是您作画成文所看重的吗?

韩羽:我的《红楼梦》人物中没画凤姐,因为我画不了。很多人都画过凤姐,也总让我觉得差着点味道,我一看叶浅予的画法,切中要害了!他没画凤姐,画的辣椒,通过逸笔草草的画法,干净利落地把比喻这种手法落到了绘画上。我经常想,什么画法才叫“逸笔草草”,有些人认为,画得乱七八糟就是写意,大笔一挥就叫逸笔草草,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逸笔草草”就是我们常说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看似率性挥洒,其实背后要有深刻的思想,是反复思索的结果。齐白石有幅画叫《蛙声十里出山泉》,这个题目出自清代诗人查初白《慎行》的诗句,诗是好诗,但是画出来太难了,“十里”没法画,“蛙声”没法画,而这蛙声又是从远处的山泉里传过来的,这流动着的声音尤其难画,可是白石老人都画出来了。我曾琢磨齐老先生当初对着这首诗未必不犯难,一般人画不出来,八成辍笔而叹:没法画,拜拜了。可是,齐老先生将思路拐个弯,不直冲“声音”,转而瞄上了发声物青蛙,青蛙不便直接出现,就冲着青蛙的孩子蝌蚪去了,他画了流淌着的溪流中几个顺流而下的小蝌蚪,蛙声顺着小蝌蚪一起流淌过来,这么难的问题,齐白石举重若轻,逸笔草草几下解决了,而蝌蚪,在这里宛若中药里的“药引子”,能把另一味药的药性引发出来。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既不能把它画太像也不能太不像,约略像个蝌蚪样儿,方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成为“似与不似之间”。

再具体到叶浅予画的这个辣椒,都知道凤姐厉害,是谁也不敢惹的“凤辣子”,但是你真画上一只辣椒,很难让人想到画的是凤姐,所以就画到似像不像,让看画的人想到这就是辣椒就行,别再去细究这个辣椒是什么品种和滋味的。这就,用笔和造型且得费神呢,到底该怎么画,辣椒是绿是红,是干巴的还是鲜的,是圆的还是尖的,都需要反复琢磨挑选,结果是叶浅予先生落笔到纸上的就是短粗饱满、鲜活红亮,生气勃勃而尖端上翘,碰上什么风头都要扎出去的样貌,这点到为止的“逸笔草草”可比一笔一笔画得像真东西一样还要厉害得多。堪比贾岛为了和尚的那个小儿儿“推”来“敲”去了。(本版图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提供)



《我读红楼梦》封面

记者手记

扑哧一笑过桥东

韩莉

和韩老有约,每次都如至盛宴中,大碗酒大块肉,酣畅淋漓。一番“哈哈”,对对对,懂懂懂”过后,咂咂嘴,特想也顺着他那风味独特的“鲁普”整点折韵与经纬出来,显得咱也有几分配得上学的出,可是往往张口结舌半天只能吐出来一个字:香。如同他模仿贾府中秋夜宴时,墙外那一声幽幽叹息:唉……只这一字,于他,是感慨贾府兴衰,是似与不似之间,是长长时空隧道里的光影斑驳,于我们,只能徒劳地把这一声拉长再拉长,假装也藏了无穷奥妙在其中。

读《我读红楼梦》,不知为啥总想到韩老自嘲的那句话:“一贯写丑字,偶尔画美人。”“写丑字”是自谦,不知怎破,放下不表,单说他这“画美人”与“话美人”,都与别个不同。人家画美人,画的是玉容娇面,绝色风华,他画的是镜中偷窥的“袭人之袭”,司棋密约的“自找罪受”,好容易画个经典镜头,以为是黛玉葬花,不成想,冷月之下载歌载舞一佳人葬的竟是诗魂。“话美人”更是“另类”,话平儿用了古今穿越法,说的其实是错位,是审美愉悦,是物我两忘;话凤姐,说的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笑她也是笑自己……一切“梦话”皆为作画,一切絮语都为做人。唉,书画大家看红楼,看到的果然是诗也怅惘,画也痴狂。正如老先生所言,千人读红楼有千种样貌,而他在书中读到的是“我”,是自己。

待到稿子写完,我才发现,最后自以为悟了三分、有点意思,然后留到纸上的几个问题居然和宝黛钗、大场面毫不相干,心下愕然且失落,听君一席话,原来并没懂,然后再以昏昏使人昭昭么?难受至极,抓耳挠腮,突然想起《我读红楼梦》后记中有几句相干的话,赶忙翻找,发现韩老对于自己的成稿竟也“始而喜,继而惑,复继而嗒然若丧……不待人笑,竟先自惭,急忙忙将这‘收获’掖藏怀中”,一番左思右想后,于出版社“户外遥掷,便回急走”。韩老一番自谦之语竟有神奇治愈效果,我只能东施效颦,也遥掷疾走,溜之大吉。

又有一个典故。那年,韩羽先生回聊城老家,曾写诗一首,书做条幅:左顾右盼行匆匆,穿街串巷觅旧踪。非我寻梦梦寻我,扑哧一笑过桥东。如今,韩老寻了与《红楼梦》中诸君的缘分,也被“寻了”,而我折腾半天寻到的大概便只能是这言片语、落英缤纷了吧,照照镜子,认怂!只是不知读者看到能否扑哧一笑,进而寻到自己。我还在裕华(区),您过桥东没?



电邮:t36@tom.com
hbrwhzhk@163.com